

## 西安營研習心得

張澤坤 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轉眼間，距離西安營結束已半月有餘，我也已經回到紐黑文開始新的學期。但是西安營所收穫的知識和那些令人莞爾的瞬間，仍然經常出現在我的腦海，在西安營揮汗如雨的十二天是我今夏最寶貴的回憶。

作為一個唐宋史方向一年級的博士生，我自己的研究計劃尚未成型，此次研習營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寶貴的學習機會。在這十二天中，我聆聽了歷史人類學、民族史、婦女史、文學、宗教等不同領域來自海峽兩岸大師們的講座，獲益匪淺。此次研習營的主題是關中外緣。研習營開篇，王明珂老師就以羌族為例，分析了漢人史籍中對於「華夏」與「四夷」的建構過程，並對史籍和口述史中一些看似晦澀難懂或是荒誕重復的「文本表徵」背後所蘊含的歷史信息進行了詮釋。王老師打破傳統華夏民族開枝散葉式的傳統敘事，從邊民的視角出發，指出西羌、朝鮮、匈奴等民族的祖先世系其實都經歷了被他者建構與自我建構的過程，他們與中央王朝血緣關係的親疏其實暗示了中原王朝對於邊緣族群的徵稅或控制能力的大小。王老師的研究與其說是「解構」傳統的以華夏民族為中心的史學敘事，不如說是一種對民族記憶的「解碼」，通過對集體記憶的解讀，去試圖重建歷史情境，並讓聽眾和讀者對於歷史運行過程中的權力關係進行深刻的反思與思考。此前，我接受了很多培養批判性思維的教育，但是確只是只有批判的精神，而不知如何做出有價值的解讀。王老師的講座無論是關於史料釋讀，還是田野實踐，都在方法論上給我很大的啟發。

此次研習營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文學與史學並重。儘管我們總說文史不分家，但是文學和歷史在關注的議題和研究方法上面其實有很大區別。作為一個歷史系學生，文學講座在帶給我一種找回歷史溫度的愉悅感之外，更刺激了我對於一些問題的思考。比如，文學對於現代性的追問，與歷史學所強調的制度建設不同，似乎更多是一種對於精神力量的探尋。關中與外緣的邊界始終是流動的。王德威老師在講西北文學時提到，40年代的延安是一個全國性的中心，吸引了當時最有理想，也最有性格的一群年輕人。從一個朝氣蓬勃的革命格局地到現在的革命「老」區，延安的角色轉變究竟為何？同樣，長安從一個世界性帝國的中心到「廢都」又經歷了什麼？西北大地是現代性的搖籃嗎？另外一個讓我思考的問題則是，文學和史學對於時代書寫，各自有什麼意義？如果一切文本皆為建構，以文學資料作為歷史

研究的依據，究竟代表著史源的擴大還是史學主體性的喪失？

此次研習營的田野行程主要是對博物館和考古遺址的參訪。我的碩士論文題目與粟特人有關，所以當我在固原博物館看到史姓粟特人家族墓葬出土的墓誌和文物時，立刻覺得不虛此行。此行我的另一大收穫來自於和本組以及其他小組同學的交流討論。先秦史一直是我的知識黑洞，此次研習營，我們組很幸運地有兩位先秦史專家，還有專攻藝術史的學姐，聽她們講解青銅器的形制和學界熱點話題，包括博物館佈局，都令我獲益匪淺。

另外一點引發我思考的就是歷史學者的現實關照。王明珂老師在開幕式時曾笑言史學研習營的舉辦可謂「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前輩學者對現實的同情之理解，同時又有科學之疏離，甚至是舉重若輕的幽默，都是我們在歷史和現實的交織中應當努力學習的精神和態度。